节气里的鹰城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一首节气歌，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指导着人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智慧。早在2016年，二十四节气就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日起，本报开设“节气里的鹰城”专栏，展现我市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劳动之美、时代之美，节气中我市的人文、自然、地理、农事、风俗、饮食等知识，介绍节气的由来、含义、发展、作用以及古诗词中的节气等。

敬请关注，欢迎赐稿。

——编者

好雨知时节

●杨娥

2月18日-20日，始雨水，桃始华。花信三候：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梨花。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雨水物候为：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

雨水是温柔的，她和谷雨、小雪、大雪一样，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不像惊蛰那么大动静，也不像清明那样阴雨纷纷，惹得人愁肠百结。秦观说：“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我不知道秦观的愁有多么细密，只是觉得乡下的雨水没有那么多的惆怅。细雨蒙蒙轻似无，湿了梨花胭脂。她细密得让你感觉不到雨丝，就那么一层白雾绵绵密密地下，却湿了地上的万物。

一场细雨滋润了春天的诗意和浪漫。

爱人从宜宾发来开满白色碎花的图片，说是川南已经有了春的气息，还附了一首小诗：川南春色早，江花已灿烂。家乡逢雨水，可否有归雁。我哑然失笑，一向古板木讷的爱人，却也附庸风雅，是春天鼓舞了他？再看看这些不知名的小花，偎偎挤挤也真是热闹，急忙去看我的迎春，嫩黄的花苞点缀在青翠的枝叶间，娇羞地告诉我：她正奔跑在春天的路上。

这几天突然变冷，感觉又会是一场大雪，谁知早晨起来，却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应了古人那句话：“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先人们以第一场春雨命名“雨水”，也是恰如其分的。俗话说，“春雨贵如油”“雨水日下雨，预兆成丰收”。今年应该是个好年景。

节气已是雨水，难怪那潇洒的雪片变成了调皮的小雨点。突然想起大唐诗人杜甫的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想必定是雨水时节，杜甫客居川南的城都，听了一夜春雨，“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比较秦观面对丝雨的闲愁，这“春夜喜雨”共欢了老百姓的喜悦。

北方春天的脚步似乎慢了一些，却分明了冬和春的界线。雨水是春的使者，从凛冬里挣脱，像一个古怪精灵的小姑娘一路奔跑着，把她早已准备好的颜料一路泼洒，或红或白或紫或粉，五颜六色，红撵着绿，白跟着黄，她泼洒到哪里，哪里就憋满了绿意，染上了春色。油菜花、杏花、梨花，这些急性子的花儿偷偷地商量着，铆足了劲儿迎接她，“云想衣裳花想容”，有哪一朵花不想开得富足华丽、姹紫嫣红？

生命的春天就这样萌动起来。

诗人写雨水更像是拍摄纪录片一样有声有色。唐代诗人元稹《咏廿四气诗·雨水》是这样描绘的：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祭鱼盈浦屿，归雁过山峰。云色轻还重，风光淡又浓。向春入二月，花色影重重。

一抬头，院子里的玉兰繁花满树，是昨夜还是今晨？竟不知不觉染了春色。繁花春意关不住，玉兰争春第一枝。突然就有了诗兴。

如果说立春是春天的“序曲”，只是刚刚春意萌动还会乍暖还寒的话，那么雨水便进入了春天的第二乐章“变奏”，人们会明显感到春回大地，田野一片生机，正是九九歌中的“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时节，农民们快要闹春耕了。

雨水这天，照例是有仪式感的，民间的仪式很隆重。出嫁的姑娘要带着女婿拜望父母，春晖绵远，感恩父母的养育。豫西农村在雨水这天有带着孩子认干爹的习俗，这个干爹可以是麦场里的石磙，也可以是大自然中的巨石，它们沾雨水之甘露，会带给孩子福禄才情，保佑一生平安。

在鲁山，雨水节气要舞狮子，一个狮子由两个人装扮，有老狮子和小狮子配合，搭起高高的梯台，引导师手舞绣球，狮子们翻滚腾跃，活泼有趣，甚是热闹。农人和土地一起努力伸展筋骨，迎接春天，播撒希望。

一年之计在于春。从春天出发，一定要播撒一些种子，只有在春天耕种梦想，才能在夏秋收获果实。我的父亲是一定不会忘记的。

雨水是“可耕之候”。雨水节气的到来就是表明气温开始回升，雨水增多。冻结的土地从沉睡中苏醒，开始变得松软暄和，春耕大忙即将开始。

斗转星移，日月赓续。人们根据农耕得出经验，认为万物演变，皆可推算，二十四节气凝聚着古代农耕文化的智慧，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所以，雨水也是耕牛的节日，父亲说：“打一千骂一万，雨水那天吃顿饭。”这是对耕牛的敬畏和尊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天，母亲会包一锅扁食，拌在草料中喂给老牛。老牛哞哞地打着响喷，告诉主人：它要工作了，在牛圈里闲适了一个冬天，浑身的筋骨都不自在。

父亲从储物间拿出闲置的农具，开始擦洗磨砺，他已经跃跃欲试了。我和父亲扛起锄头一起走向麦田，绿油油的麦苗开始分蘖。大地好像掀起了覆盖在身上的棉被，轻松地舒展着，小草从地下钻出来，探头探脑地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

父亲一直不舍得放下他的庄稼，那里维系着他农民的身份。他把身子躬在土地上，起起落落间春种秋收、颗粒归仓。突然感觉父亲躬着的脊背上岂不正驮着春天。我看着看着，一时间竟不能自已。

晚上，陪母亲到河堤上散步，宽阔的沙河上有鸿雁飞过，她一定感知了春信，不知是否经过了川南的天空。

田野上草木萌动，雨媚风娇中莺飞草长了。

“雨水”尝春

●康平

过了立春，就是雨水。“东风解冻，散而为雨。”元人吴澄在他的《月令七十二侯集解》中这样注释雨水。雨水，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序属第二。元宵前后，雨水交节。

“雨水”表示两层意思，一是天气回暖，降水量逐渐增多，二是在降水形式上，雪渐少，雨渐多。但这时候的天气仍是变化不定，乍暖还寒。

虎年新春，元宵晚会已经成为过去式，一场酝酿了多日的雪，却在正月十六的夜色里悄无声息地染白了城市乡村。

清晨，雪还在下着，很小。照例去不远处的城望顶森林公园晨走。毕竟不是腊月里的天寒地冻了，薄薄的雪在脚下毫无阻滞，却添了一些轻软。

空气清冷，像放了一点蜂蜜的凉白开，甘美宜人。走进公园北门，穿过木质长廊，沿着砖石小路曲曲折折地走过去，植物园很快就到了眼前。小路两旁，海棠、山茱萸、牡丹、石榴……所有的园子都沉默着，褐色的枝条空旷寂寞，等待更热情的春天来唤醒它们。

那些蜡梅从年前一直开到现在，接力赛似的，一朵接一朵地开着，谢着，又开着，明艳着有些萧索的园林。明朝《花疏》中说，蜡梅是寒花，人们以为它腊月开，所以名“腊梅”。其实不是，它的花呈黄色、有蜡质，因此被称为“蜡梅”。

仔细看去，半透明的花瓣真的像是蜡质的，泛着玉石般清透的微光。也许因为天冷，香气传得并不远。要近些，再近些，然后，深深地呼吸，浓郁的甜香入了肺腑，让人沉醉。

红梅还未盛开，零零星星的花朵点缀在满树的花苞之间，有些孤独。繁密的蓓蕾像深红色的胭脂扣，紧紧地抱着，不肯轻易打开。还有几枝黄色的梅花，居然和红梅嫁接在同一株上。绿色的花萼托举着米白的花苞，与红梅交错相生。盛开时，别有一番独特的风采吧。

落了雪的梅花枝头，比平日里更加明艳。那种晶莹的通透之美，像糖葫芦，芳泽诱人，忍不住想要含在嘴里尝尝它的滋味。

在梅园里徘徊，闻香，看花，慢慢数着时光的脚步。不是每一场雪都留得住，也不是每一朵花都看得见。心随着脚步从容一些，就会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事物。

雪还在下。轻盈的雪片落在脸上，落在掌心里，来不及看清楚形状就消失了，只留下浅浅的痕迹。

再往前走，是高大的林木群。据说，这些数十米高的大树，是先于这个公园而存在的。用心的城市规划者把曾经的国有林场进行了修整、扩建，因地制宜建起了这个与城区紧紧相连的森林公园。

原生的树木，原生的草地，加入四季花卉，健身步道，休闲区域，接纳更多的人来这里健身、休憩、赏玩，用绿色生态为城市的空气生息吐纳，真好。

出了公园南门就是沙河大坝，大坝一侧种满垂柳。没有风，柳树的枝条静静地垂着，好像在思考何时发芽、何时开花。枝头的雪很少存留，在雪水的滋润下，柳条更加柔软，泛着隐约的青色，小小的嫩芽已经跃跃欲试。堤坝上，土地蓬松，花木舒展，春日的生机似乎触手可及。

雨水节气过后，降雨会越来越多。而且，随着日照时间的增长、强度的增大，气温也会随着慢慢回暖。

万物都在等候春天。聪慧的古人把把雨水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说的是雨水节气来临之后，冰封了一冬的水面会渐渐融化，水獭开始捕鱼了。水獭喜欢把鱼咬死后放在岸边依次排列，像是祭祀一般，所以有了獭祭鱼的说法。

雨水5日后，去往南方过冬的大雁也开始北归了。再过5日，所有的草木都会随着土地中阳气的上升而陆续开始抽出嫩芽。

在没有科学可以依靠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不仅总结出了适用于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而且把这些节气又细分为七十二候。冬去春来，从小寒到谷雨这八个节气里共有二十四候，每侯都有一种花卉绽蕾开放，视为送信。于是，农谚里有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

雨水的花信分别为油菜花、杏花、梨花。要不了多久，金黄，轻粉，雪白，将在春雨的滋润下如约而至，次第绽放。

无论是不是雨水这天的雨，都带着浓浓的诗意。

唐代大诗人韩愈诗中的雨水最早：“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诗圣杜甫的雨水最喜：“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僧人志南的雨则充满了禅意“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温暖的雨水把春天唤醒，万物都跟着欢欣起来。

雨水来了，农人也就忙碌起来了。

忽然想起，不记得从哪儿看过“雨水”尝春的旧俗。尝春，多么生动的词汇。春天是什么滋味呢？油腻了一冬的味蕾充满了对春的渴望。是柳絮的清苦，是荠菜的清香，还是茵陈的鲜美？似乎都不重要，尝春本身就是一种满足，一种幸福，和春天，和雨水有关的幸福。

春雨贵如油

●尹红岩

不觉间，已到雨水节气。每到这时，我便会想起“春雨贵如油”的诗句。

雨水，二十四节气排在第二，一般在阳历2月18日前后。东风解冻，冰雪皆散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这既是降水现象的预示，也是智慧的古人创造的农耕文化符号。雨水节气一到，从此降雨开始，雨量渐增。正所谓“甘雨时降，万物以嘉”。万物经由春雨的润泽，欣欣向荣，鲜花烂漫的春天真的来了！

春雨，不似夏雨之滂沱，江河奔流；不像秋雨之沥沥，凄凉萧瑟；不如冬雨之夹雪，凛冽刺骨。春雨，素来以美好而闻名，“春雨贵如油”“好雨知时节”“天街小雨润如酥”，皆是流传千古的经典。正因如此，雨水的到来，带给人世间更多的是期盼，是实现美好愿景的吉祥之雨。

“春雨贵如油”，出自明朝解缙的《春雨》诗，原文是：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解学士，笑坏一群牛。据说，有一年春天，年幼的解缙在路滑的雨天摔倒了，引得路人大笑。解缙便信口做了这么一首打油诗，既化解了自己大庭广众之下摔倒的尴尬，也显示出他的聪明机智。不过，“春雨贵如油”这句并不是解缙独创的，是化用宋代佛教经典《景德传灯录》中“春雨一滴滑如油”而来的。然而，把“滑”改成“贵”，道出了雨的可爱，突出了雨的可贵，传出了一句经典，可谓点铁成金。也是因为这首打油诗，人们从此记住了“春雨贵如油”，对春雨的喜爱陡然增加。

记得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题目是《避雨》。课文里很多内容都忘了，唯独对里面引用的“春雨贵如油”这句记忆犹新。那时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很多人家饭菜里连点油星都没有，偶尔家里来了亲戚烙点油饼，馋得我们这些小孩子直流口水，吃上一块跟过年似的。这再平常不过的雨怎会比油还贵呢？于是，春天下雨时接了一些藏起来。等到父母不在家，便用藏起来的“油”炒菜，吃着一点都不香。后来长大了，重读这篇文章，看到“‘春雨贵如油’。青青的麦苗有一筷子高了，正赶上拔节。麦苗痛快地喝着雨水，似乎可以看出它们又悄悄地抽出了两片嫩绿的叶子”这些内容，因为有了生活阅历，自然理解其中意义。原来是天气转暖，干渴的麦苗正需要一场春雨的浇灌，喝饱了好攒足劲儿来生长。每每想起此事，都为自己的异想天开感到好笑。

郑板桥有副对联写得好：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等待夜雨的岂止是麦苗，万事万物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慵懒之后灰头土脸地没了生机、没了精神，不都需要一场温柔的春雨洗礼吗？好早点给天地填充缤纷的色彩。

耳边忽然想起一首悠扬的乐曲，驻足细听细品。“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雨贵情更贵，相依到白头……”原来是田震的歌，歌名就叫《春雨贵如油》。舒缓轻幽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毛毛雨中，别有一番浪漫温馨在其中。没想到，春雨竟还能把美好的爱情烘托得如此简单又高尚。

人勤春来早。雨水，是春的开始。春雨至，万物生，气象新。最能感知雨水的应该是农民，因为他们和四季农事最贴心。他们懂得，有了雨水前后的辛勤劳作，才能开始有一年四季的不同收获。田野中，已经有农人在赶着耕牛翻地，已经有农人在田地里播种。

沿河漫步，柳梢头隐隐约约地藏着一抹新绿，虽乍暖还寒，但它们已经嗅到了雨的讯息。刚下的一场春雪尚未化尽，枝枝杈杈上还留有残雪。不，这不是雪，是春雨的姐妹。

春雨贵如油。雨水的到来，也在提醒着人们应心怀敬畏与感恩，珍惜光阴，珍惜当下。

又是一年马街书会

●朱硕民

过年期间，老家的朋友给我发来两条微信，都与宝丰马街书会有关。一条是为控制人员聚集，县里决定把今年的马街书会从田间转移到“云端”，在线上举办。一条是中国曲协名誉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因疫情不能参加马街书会，以视频方式给马街的父老乡亲拜年。

看完微信，我又想起了魂牵梦绕的正月十三马街书会。不知不觉，已经好多年没有去马街赶会了。

马街位于宝丰城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村落，距我老家的村子有五六里地。小时候，每年一到正月十三，村民们一般都会放下农活，穿上过年的衣裳，吃完早饭就结伴去赶会，一路上有说有笑热热闹闹。有条件的骑自行车，大多数都是步行，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当时我看到的只是黑压压的人群，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赶会，后来看媒体报道才知道，最多的一年有20万人，少者也有10万之众。

到了马街，随着人流进入会场，看到每隔几米就会有一个摊位，每个摊位有2至4名艺人。讲究一点的艺人会从村民那里借来桌椅板凳，也有的直接把弦子系在腰间，随便找个地方一站，就拉起弦子打起简板，开始说唱。有的还在摊位前立根木棍绑上大喇叭，有的接上了现代化的音响设备，也有的依然是原生态呈现。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都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击鼓弄弦，弹拉说唱。书会上，河南坠子、山东琴书、湖北渔鼓、四川清音、凤阳花鼓、徐州琴书等流传于大江南北的传统民间说唱艺术竞相上演，竹板声、琴弦声、说唱声此起彼伏。刘兰芳曾经说过，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像这种原汁原味的说书场面，马街书会是第一家。

随着书会上的人越来越多，艺人们纷纷亮出自己的拿手绝活，以求技压群芳，求得摊前人多、赢得喝彩声多。赶会的人们除了听书看热闹，有的还要把中意的艺人请回家中，痛痛快快地说唱几天。生意开张的是助助兴，起房盖屋的是图个吉利，娶媳嫁女的是图个体面。记忆中，小时候似乎村上每年都要请说书艺人，有时候是一个生产队请，有时候几个生产队同时请。在正月寒冷的冬夜里，庄稼人吃完晚饭就去听书，里三层外三层，一连几天，尽情享受着那个年代少有的文化生活。

不知从何时起，绵延700多年的马街书会已成为中国民间曲艺最大的盛会，马街也是全国各地说唱艺人的“朝拜圣地”。每年的正月十三，成百上千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长途跋涉，汇集马街，演绎民间曲艺界的群英荟萃。这一现象也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观，有“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胜读万卷书”的美誉。相传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村里为了弄清有多少艺人来马街赶会，就在书会旁边的火神庙香案上放一个大斗，让来说书的艺人都到庙里进香，规定一个人只能丢一个铜钱，不准多丢也不准不丢。最后一数，有两串七铜钱，也就是说到会的艺人是2700人。

后因战乱、兵匪、水患，书会一度萧条，但从未间断。

绕马街流淌的小河叫马渡河，早些年，正月十三的马街书会会场就在河两岸，后来才移至河东边的麦地。在我的印象中，河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小石桥，是从马街通往书会的必经之路，因为桥窄，每年都会见到有人从桥上落水。后来，有好心的村民在书会期间选择河道较窄处，用架子车搭起简易桥，或者用木棍搭建临时桥，方便四面八方的客人通行。

马街村民的热情好客远近闻名。在他们心里，书会比过年重要，过完年就开始打扫庭院，准备床铺，购置食物，千方百计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恭候说书艺人和亲朋好友光临。如果艺人能住到自己家里，街坊邻居就会羡慕，如果艺人住得多，那就更长脸了。当然，这都不收费。我记得那时候去赶会，中午总要到亲戚家吃顿饭，家家都是门庭若市，客人一拨接一拨，吃完就走，因为门口还有人等着进来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街书会迎来了新的春天。特别是1981年，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和评书演员刘兰芳来到马街，使书会的人气空前高涨，大家都想看看那个天天在喇叭里说《岳飞传》的刘兰芳长啥样子。目睹书会盛况，陶钝即兴赋诗一首：“马街竞艺溯源长，负鼓携琴汇现场。谈古论今依旧事，万人空巷看兰芳。”留下一段佳话。

几十年来，刘兰芳已经与马街书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又一故乡，先后18次千里迢迢“回娘家”赶会，还登台献艺收徒传技。前几年，马街书会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兰芳也被授予马街村荣誉村民称号。

久违了，马街书会。明年的正月十三，我一定要回去赶会。

灯台架

●下午茶

春暖花开时，来游灯台架。

灯台架是一座山，位于舞钢市的南部。

灯台架主峰像一个灯台矗立着，北坡像它的影子，长长地拖成一道岭，叫长岭，长岭下的村庄叫长岭头。

我们就是从长岭头顺长岭脊背向上行的。岭上长满了齐胸的灌木，一簇簇的龙柏芽开着雪白的花，比茉莉花还洁，比琼花还秀。与龙柏芽为伴的，是一丛丛黄栌。黄栌的片片圆叶，到秋天会染成红叶，眼前刚嫩嫩地舒展开，茎顶的绒花粉红娴静。零星点缀的合欢树，高大而洒脱，伞状的树冠霞帔锦绣，光鲜靓丽。

行走在岭上，踩着羊肠小道，舒适惬意。洁静清新的空气，呼吸一下，五脏六腑都感觉通透而舒畅。路旁的嶙峋岩崖，虽满面沧桑，仍本分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岩尖上的一只山雀，在歪着头看我们。脚边，嫩绿的小草，被阳光照射得生动而鲜明。

时近中午，到了山顶，举目环顾，苍茫辽阔。飘飘忽忽的山梁，如长龙卧波；熠熠闪闪的河流，似彩带舞动。

人到山顶，就成了仙。临风长啸，嘹亮四方。

遥望舞钢市，高楼林立，舞阳县城，影影绰绰。据说建舞阳城时，风水师是把十字街正对着灯台架主峰，谁能在十字街上看到灯台架上的灯，就会有特大好运出现。这虽是迷信，可许多人就是信了。

若远远望着山形，这山也未必就像灯台。而说像灯台，大多数人也都是被“诗经注我”了。可名字就叫了灯台架，这应是一个文化现象，反映了人的心理期待。灯台架下的人朝朝代代期待着，却总也见不到灯。灯台架下的乡村，曾几何时却成了舞阳县最穷的乡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建了钢厂，炉火才照亮了四周。乡村变了城市，也没人再期待灯台架上的灯了。

人们有了钱，又围着灯台架，发展旅游，创造财富。可来这里的游人，没一个是朝山拜灯的，都是来看这里的山花野草、呼吸清新空气的。神话是愚昧时代的期望，科学时代，都知道山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秦始皇的赶山鞭赶来的，如果还套在神话的套子里，就太愚昧而不知前行了。

努力保护好这一方净土，不搞无知的开发，不破坏，不污染，原生态才是这里的珍宝，才能成为金山银山。